

《朱子家训》批判

江西造船厂工人大批判组

《朱子家训》批判

江西造船厂工人大批判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南昌

《朱子家训》批判

江西造船厂工人大批判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字数3万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3110·42 定价：0.12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前 言

《朱子家训》（又名《朱柏庐治家格言》，下称《家训》）是贩卖孔孟之道的反动读物之一。全文虽仅五百多字，却通篇散发着孔孟之道的臭气，竭力宣扬地主阶级的人性论、中庸之道和封建伦理道德；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处世哲学和唯心史观。

炮制者朱柏庐，江苏昆山人，是明末清初的反动儒生，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封建统治土崩瓦解的大变革时代。朱柏庐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服务于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一方面恶毒攻击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抛出反动的《家训》，其目的就是妄图麻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今天，把《朱子家训》等坏书端出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判，这是使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在斗争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肃清林彪、孔老二的流毒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全厂工人、干部大批判的基础上，编写了《〈朱子家训〉批判》这本小册子，供同志们参考。鉴于我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加上时间仓促，不

足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曾得到江西大学、江西师范学院的相关领导和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前言

反动的家训 腐朽的格言

——批判反动的儒家读物《朱子家训》……………（1）

《朱子家训》选批……………（10）

反动的家训，腐朽的格言

——批判反动的儒家读物《朱子家训》

历史上处于没落地位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无不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一方面利用孔孟说教进行欺骗宣传，妄图麻痹人民的意志，窒息人民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按照孔孟之道来培养本阶级的忠臣孝子、走卒鹰犬，以便使本阶级的血腥统治得以延续下去。《朱子家训》就是这样一部浸透了孔孟毒汁的所谓“治家格言”。

今天我们将这部反动的家训、腐朽的格言，从阴暗角落里扫出来，扔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对于进一步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清除孔孟之道的垃圾和污秽，很有好处。

维护封建统治的“牧师说教”

《朱子家训》的炮制者朱柏庐（公元一六一七——一六八八年），本名用纯，字致一，出生于江苏昆山的一个地主家庭。平生“好程（颐）朱（熹）理学”。由

于他在清兵入关后，曾效法晋人王裒，结柏为“庐”，进行讲学，故自号“柏庐”，他的门徒便称他为“柏庐先生”。

朱柏庐生活在明清地主政权更替的社会大动荡时代。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激烈。明朝统治集团十分腐朽堕落，对劳动人民的专制统治日益变本加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猛烈冲击下，统治了近三百年的朱明封建王朝，土崩瓦解。随之，清兵入关，血腥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军，从而，建立了满清封建王朝。

满清统治者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则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动摇着满清地主政权的基础。

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当时的满清统治者鉴于朱明封建王朝覆灭的教训，单单靠军队进行武力镇压，行使刽子手的职能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批儒家门徒来为他们粉饰太平，欺骗人民。于是，就屡次下诏“求贤”，征召“博学鸿儒”来进一步整顿、阐发，宣扬最适宜担任

“牧师”职能的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借以“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即努力恢复已被农民起义所打乱了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用于欺骗群众，麻痹人民，“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这时，“隐居”昆山窥测方向的朱柏庐，感到时机到了，为了适应满清统治者的反革命需要，为了保护他的地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便以“治家”为名，抛出了这部《朱子家训》。

这篇短短仅五百一十六字的《家训》，字里行间，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内容极为反动，完全充当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牧师说教”。

没落地主阶级的“治家纲领”

到了明末清初，地主阶级早已走下坡路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劳动人民起来造反，要打翻地主阶级的“天”，引起了一切反动统治者和儒家门徒的极端恐惧。朱柏庐对于农民起义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平息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象历史上一切反动的儒生一样，搬出了孔孟的“天命论”，在《家训》中描绘了一幅没落的地主阶级的理想王国的破烂图画。

朱柏庐在《家训》中大肆宣扬“守分安命，顺时听

天”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他公然宣称：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样，那就差不多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为人若此，庶乎近焉”）。什么是他的“理想境界”呢？说穿来，无非是地主阶级永据反动统治的宝座，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劳动人民永远做牛做马，还不能作丝毫反抗的所谓“太平盛世”罢了。

“天命论”是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核心，也是满清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家训》就竭尽全力企图维护这个核心和基础。历代的反动统治者，总是宣扬“天”是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把自己则说成是“天”的代言人，是“天”的意志的传达者和执行者，是天老爷派他们来治理人间的。而劳动人民的“分”，就是听任反动派的剥削和压迫，是“命中注定”当“人下人”、做牛做马当奴隶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风暴，打破了这套封建枷锁，冲决了反动统治的罗网，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天”。在朱柏庐这些反动儒生看来，农民起义军都是些非“分”非“命”，“逆”时“背”天的“盗贼暴徒”，而应该被斩尽杀绝。因此可见，孔丘要“克己”，朱柏庐要“安分守命，顺时听天”；孔丘要“复礼”，朱柏庐要“为人若此，庶乎近焉”，他们都是站在同一个反动的立场上，执行的都是同一条复辟倒退的路线。“安分守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这十六个字，是贯穿整篇《家训》的一条黑线和总纲。

《家训》的其它反动说教，始终都是围绕这条总纲，为这条“克己复礼”的黑线服务的。

服务于这个反动纲领，朱柏庐在《家训》中还极力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他一方面对劳动人民竭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另一方面则百般美化剥削阶级，千方百计掩盖他们的罪恶本质。朱柏庐颠倒黑白，把劳动人民的贫病交加，困苦不堪，过着非人生活的原因，归结为甘心颓废和懒惰（“颓堕自甘，家道难成”），却把地主阶级糜烂奢侈的寄生生活说成是“俭约”而来。他把敢于“犯上作乱”的青年诬蔑成“恶少”，把农民起义军打击土豪劣绅，把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的行动说成是“贪意外之财”。他还凶相毕露地威胁劳动人民，不准反抗压迫，否则便没有好结果（“戒争讼，讼则终凶”），他散布“中庸之道”，鼓吹“凡事当留余地”。他警告说：一旦扰乱了封建统治者秩序，就会立即死无葬身之地（“伦常乖桀，立见消亡”）。朱柏庐要尽花招，一诱、二骗、三欺、四压，以为这样一来，劳动人民便会俯首帖耳，拱手听命于“天”，人人都做“顺民”了。但是朱柏庐之流打错了如意算盘，革命人民决不上这个当，他们勇敢地把“天命论”一脚踩在地下毫不留情地打击着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朱柏庐青年时曾目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穷奢极侈的内幕，深知这是造成朱明王朝灭亡的致

命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在《家训》中也夹杂着一些对地主阶级内部的劝导，如不要过多地浪费粮食、衣物，不要大吃大喝，不要用过于贵重的器具，不要建很富丽堂皇的房屋等等。但这决不是他们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剥削阶级的寄生虫，还懂得点劳动的辛苦和艰难，而只是为了“未雨绸缪”，防止“临渴掘井”，一旦农民起义大规模的爆发时，不致措手不及，遭致败之。这是朱柏庐这些“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儒生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延续地主政权的寿命而发出的一种“补天”的哀嚎。

徒劳的倒行逆施

毛主席指出：“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就是这四种权力的理论支柱。明末的农民起义要砍断这四条绳索及其理论支柱，而朱柏庐却要重新把这四条绳索紧紧地套在农民的身上，他拚命地鼓吹反动的“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他在《家训》中说：

“要牢牢地把君王和政府放在心中”（“心存君国”）；要虔诚地祭祀尽管已死去很久的祖先（“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以求得祖先的“保佑”；家中不管老少男女，都要一丝不苟地执行族规家法，违反规定者要

严加训斥，惩罚（“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至于女子，在朱柏庐眼中，是最为下贱的，被当做男人的玩物和“闺房”的摆设。他学着孔老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腔调，说什么“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力图把广大劳动妇女踩在社会最底层。这里所谓的“法肃辞严”，只不过是这些虚伪的道学家们用来束缚劳动人民手脚的反动说教，他们自己是根本不予实行也从不打算实行的。

朱柏庐在《家训》中还描绘了一条读书——做官——当“人上人”，压迫、统治人民的道路。炮制者认为：子孙尽管一代不如一代，还是要让他们去攻读“四书”“五经”（“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读书则是为了当“圣人”、“贤人”（“读书志在圣贤”），做大官。当了官，就必须忠心竭力为没落的统治阶级卖力（“为官心存君国”）。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赐，得到优厚的俸禄，过寄生虫的生活了。《家训》在这里拼命向青年灌输“学而优则仕”的黑货，企图用教子读经的“义方”培养地主阶级的接班人。

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朱柏庐等孔孟之徒作为封建统治帮凶的丑恶嘴脸。朱柏庐居住的昆山，当时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很激烈的地方，西北的扬州、江阴，东边的嘉定，都曾遭到清兵的

大屠杀（“扬州十日”“血洗江阴”“嘉定三屠”）。在劳动人民奋起反抗、浴血奋战的时候，朱柏庐却被刀光剑影吓掉了魂，丧尽民族气节。而对处于兵荒马乱之中的劳动人民的惨境，他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反而叫嚷什么“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所谓“国课”，就是封建统治者加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各种赋税。据史载，明末地主政权对农民的勒索十分苛刻，仅万历、崇祯（明最后两代皇帝的年号）年间分别以“征辽”、“剿匪”、“备战练兵”为名，向人民所增派的“辽饷”、“剿饷”、“练饷”就这白银一千四百六十余万两，超过常年赋税一倍以上。重赋压在人民头上，连地主阶级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百姓奉行，若驱驰鸟”（《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清朝地主统治阶级变本加厉，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朱柏庐叫嚷“国课早完”，无疑是叫劳动人民自动把血、汗、骨髓都挤榨出来，笑嘻嘻地奉送给统治者享用。请看，朱柏庐之流的“仁义”心肠，是何等冷酷无情，他们的欺骗手段又是何等阴险毒辣！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不管封建统治者怎样拚命的挣扎，也不管孔孟之徒朱柏庐之流怎样倒行逆施，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封建剥削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的尽头。

列宁说：“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

愈困难。”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联系实际，批判《朱子家训》等反动读物，就能进一步清除孔孟之道的垃圾和污秽，把旧地基清扫干净，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朱子家训》选批

（一）批判剥削阶级的“人性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原文】

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

【译文】

看见贫苦的亲戚和邻居，要多方照顾怜恤。要懂得用刻薄的手段成就的家业，是不可能长久享受的。

给人家做了好事，不应当指望人家的报答；受了人家的恩惠，不要忘记别人的好处。

【批判】

这些充满了甜情蜜意的“格言”，说得多么娓娓动听！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铁铸的事实。旧社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狱。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从来就不会对我们贫苦劳动人民“施恩”，他们的“温恤”就是皮鞭、镣铐、水牢。他们有时也搞些“慈善事业”，但那不过是屠夫的微笑，鳄鱼的眼泪，是为了掩盖更残酷的剥夺和榨取，是他们变本加厉